

陝西傳統劇目彙編

# 秦腔

第一七集

陝西省文化局編印

PDG

陝西傳統劇目彙編

# 秦腔

第十七集

陝西省文化局編印

一九五九·西安

## 目 录

- ✓ 1. 托尔斯泰..... (6359) ✓
- ✓ 3. 三滴血..... (6425) ✓
- ✓ 4. 双凤飞来..... (6519) ✓
- ✓ 2. 黑暗衙門..... (6603) ✓

# 托 尔 斯 泰

范 紫 东 編

劇 情

托尔斯泰自幼父母双亡，賴孀母撫養成人。方肄业大学，不幸俄土战起。一日归家探望，見其妻行为瀟灑，不顧室家，但不听托氏劝告，遂离婚。不久托氏即入伍赴克里米参战。其妻与二流氓聞克里米风景甚佳，三人亦同去遊。适战争失敗，克里米被圍。托氏时已負伤，住一女郎苏非亞家中，苏父女俱能医，女为托氏治疗，頗所尽心，二人遂生爱情。当其結婚之日，托前妻丽俄乞討至門，苏父留之家中为之診治。一見托氏新婚，頗生愧悔，当时吐血而死。此劇又名‘克里米战事’。

## 原 序

托尔斯泰者、俄之大文学家大教育家也。固不徒品格甚高、著述甚富、而其学說精粹、諷解超卓、迥非虛囂者所可企及。且內行修洁、心术纯正、若以中国学者例之、蓋篤实純謹之士、不甘于同流合污者也。考其家世、本伯爵貴族。其时当我国咸同之际、俄之帝国主义正极跋扈、諸貴公子竞尚豪华、托氏独能弃閥閱而讲学、遜山林以乐志。跡其清操亮节、在我国高士傳中求之、虽比于陵伯鸞、亦不是过也。而生平一二軼事、其存心之恕、待物之誠、宛然民胞物与之量、虽吉光片羽、实有不可磨灭者。至其离婚之妻、流蕩死亡、尤足为起軌直淫之鑑。近日女界之流风、瀟灑已极、作者不憚以良心上之主张、为女同胞尽忠告、并非浪費笔墨、徒供嘻笑。留心世道者、当能鑒此苦衷也。克里米之战、托氏实亲历戎行、而英法撒三国联军、圍攻塞巴斯拖堡、竟至三百五十日之久、較西安丙寅浩劫、尤为仇目、此亦可借为紀念者也。戲剧中亦带写之。然托氏虽异国人士、而与我国之賢哲、其言行暗合者居多、尤可見四海之外、六合之內、凡有血气者、此心同、此理同也。公元一九二七年范紫东序于青門客次。

（葉腔6359）

次

## 臺醫搜破謠聞

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  
八九十  
第十一十二十三  
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

乡医乳交兒婚旧

### 还談塵網別离話

回回回回回回回  
一二三四五六七  
第第第第第第第

表

环

民如孩婦民如將將

丫 貧貧貧貧貧貧聯聯

淨淨淨淨 且 且 且 且  
大毛丑副 朵朵小朵生且 小丑老淨淨

|   |   |   |
|---|---|---|
| 那 | 底 | 尔 |
| 桑 | 达 | 諾 |
| 西 | 諾 | 庇 |
| 門 | 錦 | 庫 |
| 俄 | 兵 | 兵 |
| 联 | 梅 | 香 |
| 廚 | 夫 | 甲 |
| 难 | 民 | 乙 |
| 难 | 民 | 董 |
| 幼 | 民 | 丙 |
| 难 | 民 | 丁 |
| 难 | 民 | 戊 |
| 难 | 民 | 己 |
| 将 | 将 | 乙 |

大小医生家庭幼孺  
学姐生主妇女妇  
外交部长  
贫民  
无元

生旦生旦旦旦旦  
且丑

小小老正幼彩朵外朵生淨副朵朵老丑丑

|   |   |   |
|---|---|---|
| 托 | 斯 | 泰 |
| 苏 | 菲 | 亞 |
| 苏 | 父 | 母 |
| 托 | 叔 | 妹 |
| 托 | 妻 | 头 |
| 蒼 | 特 | 官 |
| 克 | 使 | 使 |
| 武 | 公 | 夫 |
| 英 | 貧 | 婦 |
| 法 | 貧 | 夫 |
| 貧 | 兵 | 人 |
| 脚 | 無 | 賴 |
| 征 | 無 | 賴 |
| 无 |   | 乙 |

## 第一回 还 鄉

(托尔斯泰学生裝提書行李工)

托尔斯泰：(引) 国际战争又起。

男儿气湧如山。

托尔斯泰、俄国京城莫斯科人氏。本系伯爵貴族之子，自幼父母双亡，多亏叔母撫育、幸得长大成人。已在莫斯科大学肄业五年、明年便要毕业、不幸我国与土耳其开战、不免回家探望一回才是。

(唱) 自幼儿离爹娘孤儿薄命。

我叔母受苦辛撫养小生。

十余年教育我格外珍重。

莫斯科大学校研究課程。

算下来十学期五年有整。

到明年就毕业学問完成。

可欺那土耳其国事不定。

他和俺俄罗斯屢次用兵。

这一次联英法想要得胜。

一霎时国际間起了战争。

我这儿回家去心神不定。

只恐怕家園里有何事情。(下)

## 第二回 談 話

(苏菲亚幼女裝持書本上)



苏菲亞：（唱）爱讀医書学看病。  
将来要作女医生。  
拿書本且把父亲等。  
等父亲回家講課程。

裙釵苏菲亞、年紀一十八岁。自幼随父亲讀医書、講医学、虽不曾与人看病、也自觉稍有把握。今日父亲出門行医、怎么还不見回来。

（苏父提藥包上）

苏 父：（引）国际起战争。

且与女儿說分明。（進門）

苏菲亞：爹爹回来了。

苏 父：回来了。（同坐）孩儿、你将今天的功課、可曾溫习熟了。

苏菲亞：不特将功課溫熟、如今不管什么病、孩儿都能看。

苏 父：話講那里。看病也是不容易的。你个小孩子才讀了几部药書、不过略知門径、有什么經驗、怎敢冒然給人看病、不行、不行。

苏菲亞：爹爹、你今天就孩儿說完了。不信把爹爹这个药包教孩儿提上、管保治一个好一个、把他世上这病总要治的完完的呢。

苏 父：孩儿、你不要把看病当做玩儿、人的性命、岂肯教你小孩子学手、当做試驗品嗎。况且将人看死、法律上还是要抵命的。

苏菲亞：怎么医生将人看死了、还要抵命呢。

苏 父：庸医杀人、与邪說誤国、是一样的、岂能完全不負責任嗎。

苏菲亞：还是这样可怕怕。

苏 父：你晓得害怕了、还是努力学习、要多学几年、便有把握了。

苏菲亚：如此孩儿再老实地学几年好不好。

苏 父：那便好了。

苏菲亚：請問爹爹、今天出門行医、怎么回来的这样迟。

苏 父：孩儿那知、我国現在連土耳其、因圣地問題、已经开了战咧。所以我們医界中人、大家組織紅十字会、故此回来迟了。

苏菲亚：怎么鬧出恁大的事。

苏 父：还有大事在后头呢。

苏菲亚：还有什么大事。

苏 父：聞說英法兩國、还有助土耳其的消息。若果成了事实、我国恐怕敌不住他。这个克里米半島、还是首当其冲、我們这个塞巴斯拖堡、尤其是克里米半島的門戶、更覺危險、孩儿你还要小心提防呵。

（唱） 克里米这半島障蔽海岸。

斯拖堡位置在半島前端。

倘若还国际鬧起了大变。

这城池数万人怎得安全。

苏菲亚：（唱） 听爹爹把外交細讲一遍。

女孩儿不由人心內思参。

英和法你为何加入战线。

斯拖堡一霎时隔在眉尖。

苏 父：我儿且莫惧怕、等爹爹明日再打听消息。你且休息去罢。

苏菲亚：孩儿遵命。（全下）



### 第三回 屢乳

(托叔母偕托妹同上)

托叔母：(唱) 土耳其和我国快要开仗。

听人说前敌上多有杀伤。

今日里在家中神魂飘荡。

手托着小女郎且看春光。

人人曾说我国与土耳其已经开战、不久便要征兵。只是我儿年幼、姪儿虽然长大、尚在学校肄业、教人懸刻在心。

(内小孩哭声) 女儿、今天这个孩子不住的啼哭、这是什么原故。

托妹：母亲、我嫂嫂这几日总不情愿给小孩子喂奶、所以把小孩子饿得哭呢。

托叔母：当真是饿的哭呢吗。

托妹：谁还敢道谎。待我把孩子抱的来、请母亲先看。(下)

托叔母：这个媳妇、平日脾气很乖张、怎么不给孩子喂奶。这才奇了。

(托妹抱孩子上)

托妹：母亲、你看把孩子饿成什么样子了。

托叔母：(接孩子) 当真把孩子饿成这个样子了、好不气、好不气。

女儿你叫你嫂嫂出来、我给她有话说。

托妹：正是。(下、孩子哭)

托叔母：孩儿再不要哭、一时你母亲来、就给我孩儿喂奶。

托妻：(唱) 耳听得小妹妹一声呼唤。(幕内)

(托妻、托妹同上)

托妻：(唱) 多一半为的是小小女郎。

生了个小孩子还要喂养。

日每間累的我懶怠疏妝。

照这样度日月实在冤枉。

旧家庭不改革妇女遭殃。

論家道也算是伯爵門望。

并不是貧寒家缺少米糧。

生孩子为何不僱人乳养。

卻教我費苦心要做奶娘。

生下儿子、还要乳养、这真把人能累死。今天无论如何、非教他僱奶子不可。

托叔母：这媳妇怎么还不見来。媳妇走来。

托 妹：嫂嫂、你快走、母亲紧等着呢。

托 妻：呵、来了。什么要紧事、这样大喊小叫的。

托叔母：你看把孩子餓成什么样子了、你怎么不管嘴。

托 妻：我当什么要紧的事、原来是孩子飢餓了、那教我怎么样管他。

托叔母：哎哎哎、你是他母亲、你不管卻教誰管呢。

托 妻：你也算他祖母呢、难道你就不該管嗎。

托叔母：我是胸前沒有奶、如果我胸前有奶、我何必仰仗你嗎。

托 妻：母亲、我并不是难为于你、只要你老人家一句話、那奶子拿大鞭子也赶得到、要多少便有多少。

托叔母：这倒不难。但是你的奶很不少、何必又僱奶子、花这些冤枉錢。

托 妻：原来母亲捨不得金錢。咱們还是我国堂堂一位伯爵、也算貴族中數得着的、并不是貧寒之家、那里不花这几块钱。把我当做奶媽子看待、这岂不是奴隸我嗎。

托叔母：自己生下的儿子、自己乳养、怎么能夠說在奴隸上去。

托 妻：我把他怀了十个月、又坐在世上、也就很对得起他。再教我拿乳汁喂、我便合不过胀。我已经将他喂了两三个月、这几月把我呷的身上就能瘦三分。再将我呷下三四年、岂不是连我的血都吸干了。

托叔母：这个媳妇、你也是你娘的奶喂大的、怎么说出这等不近情理的话。

托 妻：我娘他原是没受过文明教育的人、所以把人生的幸福、教儿女就牺牲完了。这些孤儿养女的事、我们文明人就干不下来。为什么呢、你想晚上人要睡觉、他给你嘶咩咩、嘶咩咩、又是哭、又是叫、又是脾（音耙）、又是尿、闹得黑明不得安然、董的连母猪一样。我早知你给他不雇奶子、那我老早的把肚子这胎都打下去了。

托叔母：怎么胡说起来。世上都照你、岂不是连人种也断了。

（唱）这媳妇讲话伤天理。

无故和我讲高低。

自己的骨肉同血气。

乳养本是应分的。

小孩子几曾得罪你。

为什么视他如讎敌。

可怜小儿太命否。

有母全不发慈悲。

狠心的阿娘不管你。

生死存亡在呼吸。

难道没有疼儿意。

眼睁睁教儿一命毕。

小孩子痛哭全不理。

照这样心磁似铁锡。

托 妻：（唱）母亲讲话真可鄙。

● 不知道新潮流只管哭啼。

母亲你方才讲的那些话、我一下听明白了。

托叔母：听明白了好。

托 妻：母亲、你无非是教我学那些贤妻良母。

托叔母：那个自然。

托 妻：母亲你不晓得现在这新潮流。

托叔母：新潮流便怎么样。

托 妻：新潮流嘛、我实对你说、新潮流人家要打倒你这贤妻良母呢。

● 托叔母：我也当不起个贤妻良母。只说你们将贤妻良母打倒、难道你学南通州上那个淫妇、杀坏你这个孩子不成。

托 妻：不是这样说、你老人家把旧家庭那些流毒中的深了、总不脱离宗法思想。不晓得把那一国这腐败偷常、只管拿上给我讲呢、我实在不爱听。

托叔母：我也晓得你不爱听、只是世间一切事情、总要良心上能问得过去、不在口舌中能淌得出来。照你这样牙尖齿利、我一百个口也说不过你。现在国际下的交涉很是棘手、你今天这个交涉、比外交还难办。为娘今天也连我国政府一样、就算是外交失败了。

托 妻：怎见得是失败了昵。

托叔母：我看这个孩子、你总是不肯抚养他、常言说、强摘花儿花不红、我登时便要着人去雇奶子、这不是对你耻步吗。

托 妻：这是当然的、也不算什么耻步。

托叔母：耻步不耻步、有何关系。看头走来。

（看头上）

看 头：老太太有何吩咐。

托叔母：你速在外边找一位奶子。

蒼 头：是。

托叔母：錢多錢少一概不拘，总要奶飽、却要記下。

蒼 头：記下了。（下）

托 妻：这不了咧嗎。

托叔母：这时候我还要請求你开恩。

托 妻：还有什么事。

托叔母：孩儿这时飢的要緊，奶媽子不曉几时才能雇得到，請你大开鴻恩，教孩子先喫下一点儿。

托 妻：（看手表）哎呀，已经三点多鐘了，（轉身）母亲，这般时候，我还和兩位朋友约会下遊公园儿去呢，待我晚間回来了再說吧。

托叔母：你怎么这样不明白。从前你丈夫托尔斯泰半岁的时候，他的母亲便去世了。我原是他叔母，并非亲生的儿子。我从此将他乳养了整三年，一时一刻都恐怕他受冻餓，后来又将他撫养成人，所以你丈夫待我和他亲娘一样。你怎么将亲生的儿子，看得这样冷淡，真是惨无人道了。

（唱）照这样作母亲真个罕見。

可怜这才出世一个儿郎。（孩子哭）

托 妹：嫂嫂，你看小孩子餓成什么样子了，你怎么全不动心。

托 妻：好好好，看老人的面子，把这义务再尽兩天。

托 妹：我嫂嫂开了恩了。（抱孩子付托妻）

托 妻：看你婆婆的面子，来喫上一点儿，再不要哭，再哭我就不給你喫了。（取乳）

托叔母：女儿，你嫂嫂如果不耐煩了，就将孩子給我抱着来。

托 妹：阿是。（托叔母下）

托 妻：看把你喫的香的，八輩子沒喫过奶。这男子和女子的权利



义务、就太不平等、男子就不生娃、又不养娃、纯把这耽擱事、給咱們女人留下了。以后他男人如果不雇奶子、早些就把不生养的药喫了、免得受这个麻蔓。不然人世上的幸福、教这些小冤孽就牺牲的一点沒有了。(用掌打孩子、孩子哭)

托 妹：嫂嫂你怎么又作践起孩子来了。(托妹抱孩子)

托 妻：去、明天再不要給我跟前抱。(托妹下)是了、我还要到公园去呢。(看手表)鐘点过了、教我快走。(忙下)

## 第四回 絕 交

(克斯特上)

克斯特：(引)黑海风云紧急。

外交須要努力。

俄罗斯外交部总长克斯特。只因土耳其将基督教圣地、託于法国保护、从此羅馬教徒、得了监督之权、耶路撒冷那个地方、便入了法国的势力。这件事与我国大有不利、我国屢次派大使和土耳其交涉、要求将土国境内的希腊教、归我国管辖、那土国的政府、总是不肯。因此我国与土耳其宣战。却幸連战連胜、已占据多脑河以北之地。今日得了前防确实报告、英法兩國暗中帮助土耳其、聞說已将巡洋舰队开到黑海附近、这却危險万分。今日請英法兩國公使来此、开正式談判、怎么还不見到来。

(武官上)

武 官：禀大人、英法兩國公使坐汽車来了。

克斯特：請。

(英公使法公使全上、克斯特与二使握手、同坐)

英法公使：貴国此次与土国宣战、聞說勢如破竹、大得胜利、多脑河



以北尽被貴国占領、实在可欣可慕。

克斯特：岂敢、岂敢。土耳其向来內政不修、外交不睦、誰不說他是东方病夫。此次战胜这病夫、却有何难。只是敝国向持利益均霑的主义、此次也不劳貴国动兵、将来灭土之后、咱们三国平均瓜分土耳其領土、决不食言、三兄意見如何。

法公使：貴国这个提議、敝国实在不敢应允。他想耶路撒冷那个地方、乃是基督教的圣地、早已屬土耳其管轄。羅馬教会与希腊教会、常常因監督圣地問題、屢起爭端。敝国为息爭起見、因此前年把圣地監督权收回、交給羅馬教会、归敝国保护、从此双方签字、相安无事。誰料貴国又要轄治基督教、竟然为此事和土耳其宣战、岂不是故意与敝国为难。現在你想瓜分人国、試問把我們从前所結下的条約、如何取消。

克斯特：哎、这个。

英公使：这个什么。貴国从前就有和敝国兩分土耳其之說、貴国又想巴尔干半島、敝国早已拒絕、怎么今天又提起三分的話来。这岂不是惹起各国的糾紛、牽动宗教的問題、敝国也是不敢贊同的。

克斯特：今日既不贊同瓜分、这回战事、还請貴国严守中立才好。

英法公使：那何待說。只要利权不相冲突、当然严守中立。

克斯特：但是一件。

英法公使：那一件。

克斯特：听说貴国的巡洋艦队、已经闖入黑海、这是什么原故。

英法公使：这不过保护我国侨民的商业就是了。

克斯特：总然是保护商业、那里用得着那么多的艦队、照这就恐怕发生誤会。

法公使：現在世界上誤會的事情很多。前次敝國與土耳其立約、管理羅馬教徒、貴國生硬要求土國想管理希臘教徒、難道不怕敝國誤會嗎。

克斯特：哎、這個。

英法公使：這個什麼。咱們從此國際絕交、明日我們便下旗回國、免得再發生誤會。

克斯特：貴國當真還能幫助土耳其與敝國開戰嗎。

英法公使：也料不就。我們便告辭。（同下）

克斯特：哎呀、外交上的風雲緊迫了。

武官：裏大人、聞說撒丁國的兵艦、也闖入黑海。

克斯特：這更糟了如果英法撒三國都要助土攻俄、只說這却怎處。不免奏明沙皇、再作料理呵。

（唱）可恨那土耳其神通廣大。

煽動了英法撒三國爪牙。

誰料想外交上突起變化。

見沙皇我還要究研方法。（下）

## 第五回 別 見

（貧婦抱小孩上）

貧婦：（唱）貧家婦抱孩子泪流滿面。

日每間為生活坐臥不安。

依的夫作勞工辛苦忧患。

日號寒夜啼飢凍難堪。

富貴人日三餐倚靠平淡。

到花天和酒地暢快為歡。

那曉得貧窮人這樣受難。

尽血汗换不得一顿饱餐。

昨日里到鄰家去借米面。

借不下还教人辱罵一番。

回家来泪珠儿如同钱串。

怀抱着小孩子兩腿痛酸。

眼看着日过午尚未用膳。

只說这一家人怎能保全。

天呀、天呀、这麦米昂貴、家中无升合之粮、飢餓难忍、

只說这却怎处。

(貧夫妇提包上)

貧夫妇：(唱) 今日里回家来要吃飽飯。

一块钱买米面称油量盐。

为富家作奶娘我心情愿。

到家中对老婆細讲一番。(进门)

貧 妇：郎君才回来了。

貧夫妇：娘子、你莫非嫌我回来的迟了。

貧 妇：昨天家中已经断炊了。

貧夫妇：娘子莫忧、今天总教你要吃飽肚子呢。你看这包包里头米也有、面也有、油也有、盐也有。

貧 妇：呵、这是怎样来的。

貧夫妇：今天我在莫斯科城内寻着作苦工、見了一位富室的家丁、从前和我認識、言說他要找一个奶子。我便言道。

貧 妇：你是怎样說。

貧夫妇：我言說我的娘子胸前的奶很多、就給你家作奶子、你看如何。那人言道、那更好了。你若果情愿、管保一月給你三十块钱、一天要合一块钱呢。我听見这话、就很喜欢、故意摇头說這三十块钱、却是不行的。那人就三块五块的